故宮珍本叢刊

考信編·世史類編

第二册 共三册

故宮博物院編

海南出版社

故宮珍本叢刊第042册史部編年類

考信編

重刻詳訂世史類編

第二册（共三册）

故宮博物院編

海南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考信編/(明)杜思撰.重刻詳訂世史類編/(明)李純卿草創王世貞會纂.－影印本.－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12

(故宮珍本叢刊.史部.編年/故宮博物院編)

ISBN 7－80645－865－4

Ⅰ.①考…②…　Ⅱ.①杜…②李…　Ⅲ.編年體－史籍－中國－明代　Ⅳ.Z121.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0)第 71692 號

故宮珍本叢刊第 042 册

史部·編年

考信編　重刻詳訂世史類編

第二册(共三册)

故宮博物院編

責任編輯:李升召

*

海南出版社出版發行

海南省海口市金盤開發區建設三横路 2 號　郵政編碼:570216

湖南省新華印刷三廠印刷

湖南省長沙市韶山路 158 號　郵政編碼:410004

本書正文用紙由金城造紙(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生産

*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開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26.5　印數:1－400 册

ISBN 7－80645－865－4/Z·32

定價:480 元(史部編年類 2 種共 3 册)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方面問題請與我社或承印廠聯係

我社爲本書每册(種)書新編的目錄均置於每册書末

重刻詳訂世史類編卷之十　十一代編　漢昭帝宣帝元帝

臨淄李純卿　草創　木齋謝　遷　補遺
陽明王守仁　覆詳　鳳洲王世貞　會纂
大蘭李　祭　增修　鐵菴文安之　是正
妙凝蔣方馨　閱訂　寶宇張起鵬　梓行

孝昭皇帝　諱弗陵武帝少子在位十三年壽二十二崩葬平陵按謚法聖聞周達曰昭○以童稚之年辯霍光之忠何天資之明也享國不永惜哉

乙未始元元年以雋不疑為京兆尹書京兆始此錄賢也不疑治京兆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反音翻謂覆活奏使從輕也幾何人即多所平反母喜笑異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九月車騎將軍范侯范音托今濟陰金日磾卒初武帝嘗有范亭金日磾卒初以為不疑為京兆尹母喜笑異他時為吏嚴而不殘

詳訂世史類編卷之十　十一代編　漢昭帝　一　毓秀齋重鐫

日磾繫安定封武帝以日磾捕反者馬何羅功遺詔封為秺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及病困光白封之臥受印綬一日薨謚曰敬日磾兩子賞建俱封侍中○閏月遣使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

賞使問民疾苦以時還表聞為光祿大夫

丙申二年封大將軍光為博陵侯○以劉辟彊劉長樂為光祿大夫或說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擅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則可以免患光然之乃擇宗室可用者拜二人為光祿大夫○三月遣使振貸貧民種食秋詔所貸勿收責除今年田租

振貸貧民今又除民田租光此皆當時善政有補于民者也

後明自武帝多事已甚民用極矣霍光輔佐孝昭初年問民疾苦是年振貸貧民種食秋詔所貸勿收責除今年田租

戊戌四年立使仔上官氏為皇后赦以上官安為車騎將軍

己亥五年正月男子成方遂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冀以得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伏誅有

詳訂世史類編卷之十　十一代編　漢昭帝　二　毓秀齋重鐫

不繫獄問貴故云詔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議視至者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此從吏收縛曰若制曠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以罪去國曰亡既亡去不即就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繇是不疑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為不及也廷尉驗治竟得姦詐坐誣罔不道腰斬

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繇是不疑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為不及也

不疑知其是非是不疑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為不及也

[程子曰]舊不疑說春秋非是然其處事應機則不與於古人矣[胡致堂曰]制曠儘公世子也出奔宋靈公未嘗廢之故趙鞅納蒯聵而春秋以此子稱之謂其位未嘗絕也蒯聵欲殺南子又忘其父喪且欲奪其子輒之位當黜矣然輒不可以是故而失子道父喪且欲奪其子輒之位當黜矣然輒不可以是故而失子道乃據國而爭靈公又未嘗立之而廢蒯聵故石曼姑主左圃放而春秋序齊為有惡其寬輒也然則謂春秋是輒者考實未詳處義未精矣又況與京園之事非倫類乎波據也橋兵謂下與父鉅史戰正使不死而武帝宥之其位亦不得有矣果來自詣但當以此加戚也霍光不學莫之能辯然其言曰公卿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則不疑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為不及也

[程子曰舊不疑說春秋非是]

[胡致堂曰]制曠儘公世子也出奔宋靈公未嘗廢之故趙鞅納蒯聵而春秋以此子稱之謂其位未嘗絕也蒯聵欲殺南子又忘其父喪且欲奪其子輒之位當黜矣然輒不可以是故而失子道

[程子曰]舊不疑說春秋非是

[胡致堂曰]蒯聵

[illegible]下春秋高法今無常人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子卿尚復誰為[illegible]乎武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歡效死於前陵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矣及壺衍鞮單于立國內乖離謀與漢和親漢使至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常惠私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驚謝乃歸武陵置酒賀武曰足下揚名匈奴功顯漢室雖古竹帛[書]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令漢貰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無幾幸欲也幸欲得如曹沫與齊桓公會柯而盟將盟曹沫執匕首劫桓公曰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和乃會柯而盟將盟曹沫執之首劫桓公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乃以侵地復于魯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今子卿知吾心耳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官屬隨武還者九人既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牧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今子卿知吾心耳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官屬隨武還者九人既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官名典外國來附者賜田宅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

[illegible]致堂曰蘇子卿持節十九年竟不辱命考其在匈奴中對辭虞義皆有本末非出於一時慷慨輕生易死之所為真志士仁人也光執國大權宜加顯賞以勸其臣設不孫除御史大夫猶當虞之丸卿祇加典屬國之命謂武曉習蠻戎事實則實矣不幾於玩乎

蘇子卿不辱命子卿真志士仁人

霍光知時務之要孝昭復文景之業

七月罷榷酤官酤工護賣酒也反從賢良文學之議也武帝之末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焉

辛丑元鳳元年上官桀上官姓桀名之子安有女即霍光外孫安因光欲內之光以其幼不聽安遂因帝姊蓋入聲長公主蓋邑名長公主為蓋侯妻內入宮為倢伃月餘立為皇后年甫六歲於是桀安深怨光而德蓋主知燕王旦以帝兄不得立常怨望御史大夫桑弘羊為子弟求官不得亦怨望於是皆與旦通謀詐令人為旦上書言光出都肆郎羽林道上稱蹕

都城也肆習也總閱試習武備也即侍衛視軍官也羽林亦宿衛之官狀如羽多如林也○言光之出本為閱視軍士而於道上僭用天子警蹕之制也揖調益莫府校尉自擅調遷益幕府校尉官也而增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光出沐日[illegible]曰沐日奏之桀欲與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閤之止讀室中不入室中有閤公貧成王畫圖上[illegible]其室中者有所倚也一問大將軍光安在桀曰以燕王告其罪不敢入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將軍調校尉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十四尚書官掌出納王命萬幾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後桀黨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音]囑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無敢復言

霍光出書式中大將軍安在

孝昭辨上書桀之詐

尚書左右皆驚

大將軍忠臣

[illegible]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聚好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懿德矣高祖文帝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忠言遂使周公狼跋而東漢高聞陳平去嫌背楚欲捨履心臣漢文感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郅壽賈生擅權紛亂復疎賢士景帝

君德莫大於至明

周成王有懿德

八月蓋邑長公主燕王旦上官桀安等謀反皆伏誅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而立燕王會蓋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素謹畏事乃告杜延年延年以聞九月詔捕桀安弘羊等并宗族悉誅之蓋主燕王皆自殺皇后以年少不與謀亦霍光外孫故得不廢發明燕王旦於衛太子敗亡之後上書求入宿衛已有覬覦之心武帝怒而削其邑由今觀之天資好亂之人不至於覆亡不止也旦之僭逆固有餘罪而帝知子之明亦為不可及矣冬以韓延壽為諫大夫大姊此文學魏相對策以為日者燕王為無道韓義出身疆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乃擢義子延壽為諫大夫○以張安世易之為右將軍杜延年周之為太僕書法二子可謂能蓋前人大將軍光以朝無舊臣安世自先帝時為尚書今志行純篤乃白用安世為右將軍又以

信誅蓋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孤疑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

成康不足侔

武帝知子之明

韓義蹈二子之節

二子能蓋前人之愆張安世志行純篤杜延年有忠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延年有忠節擢為太僕光時刑罰嚴延年常輔之以寬

石立柳生

癸卯三年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僵柳自起生有蟲食柳葉曰公孫病已立 兆主宣帝之瑞也 病已乃宣帝名 ○少府徐仁自殺廢轅尉王平燕蓋之亂桑弘羊子遷亡抵父故吏侯史吳後遷捕得伏法會赦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即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仁丞相千秋友孟也朝廷皆恐丞相坐之杜延年奏記光曰吏縱非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為不道恐於法深丞相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光以平仁弄法下之獄仁自殺平腰斬而不以及丞相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

杜延年論議持平

議獄之事甚明而深文者詆之甚幽然且不免極刑此漢法之酷可知綱目所以於二人之死書其官而不書其罪也

遣使誘樓蘭

甲辰四年五月遣使誘樓蘭王安歸殺之 樓蘭王殺漢使者書誘殺中國而行盜賊之計於彝夷以是為可醜也故書誘殺介子不書罪遣也 樓蘭國數遮殺漢使傅介子使大宛詔因令責樓蘭王王謝服介子還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數反覆不誅無所懲艾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光乃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以賜外國為名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使壯士刺死之諭以王負漢罪 以其為匈奴反間也 更立王弟尉屠耆為王 耆音祈 更名其國為鄯善

封介子為義陽侯

封介子為義陽侯 義陽縣名今河南信陽州是

同馬溫公曰王者之於戎狄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今樓蘭王既服其罪乃遣使誘以金幣而殺之後有奉使諸國復可信乎且以大漢之彊而為盜賊之謀於彝夷亦可羞哉 論者或美介子以為奇功 所稱亦過矣

介子奇功

丙午六年十一月以楊敞為丞相 敞相位虛一年始立敞罪光專權發其所稱亦過矣 自武帝堺重加官而宰相為具員是以國之大事皆不與聞君子安得不為之三嘆也

毛吉諫昌邑王

丁未元平元年四月帝崩無嗣光即日承皇后詔何不以光專立也賀昌邑王轉之子武帝孫五子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之喪遊獵不止中尉王吉諫曰大王不游書術而樂逸游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 王喬赤松子皆古仙人 之壽福祿臻而社稷安矣且諸侯骨肉莫親大王於屬則子於位則一身而二任之背加焉恩愛行義孅孅 孅孅介作 有不且者於以上聞 背襲國之福也王賜吉肉脯而放縱自若郎中令龔遂忠厚剛毅有八節見王遊戲無度涕泣諫曰大王誦詩三百五篇入事漢王道備士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 中士所行於三百五篇之詩當中大王位為諸侯王有汙於庶人以存難以亡易宜深察之王終不改及徵書至以火發書馳赴從者馬死相望六月受璽綬即位

身而二任之責加焉

龔忠厚剛毅

中詩一篇何等

成昭帝因時以成名

班固曰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遂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

昭帝可謂英

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賈善曰昭帝初元遣使問民疾苦繼振貸種食又所貸勿收除今年租又令勿出馬又問民疾苦又罷榷酤官又減戶口幾然後虛耗之民始有生意昭帝於是可謂善繼矣光亦賢相也哉 丁酉湖曰武帝奢虐老不知非而乃如彼其壽夭所以張漢之禍也昭帝英明少即從善而乃如斯其殃此天所以促漢之脉者也 豈苟然哉

賀昌邑王

賀昌邑王賀失何如

將軍舉國柱石

昌邑王賀六月即位○昌邑王賀即位十日有罪賀已正尊位猶書昌邑王者不予其帝也 大將軍光率群臣奏太后廢之初王淫戲無度昌邑官屬皆徵至長安超擢拜官龔遂諫請遂不聽太僕丞張敞亦上書曰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領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葬而昌邑小董先遷此過之大者也又不聽大將軍光憂慮以問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好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於古豈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

漢之伊尹

張安世圖討王出游遊光祿大夫夏侯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以爲妖言縛勝屬吏光召問勝勝言鴻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王乃召丞相御史以下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以此益重經術王乃召丞相御史以下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延年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孫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群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漢家絕祀將安歸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群臣後應者皆斬之於是議者皆叩頭曰唯大將軍令光安世乃使田延年報丞相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沾背徒唯唯而已光即與群臣俱見白太后具呈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

延年按劍貫鞶光

汗出沾背

詳訂世史類編卷之十　十一代編　漢昭帝　七　毓秀齋重鐫

皇太后召昌邑王使前聽詔光令王起拜受詔脫其璽組扶王下殿送至昌邑邸群臣坐不舉奏者誅二百餘人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得減死髡爲城旦謂臣起行城也師王式繫獄當死使者責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覆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涙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亦得減死論廢立非國家得已也以光之忠未敢斥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者治繫無輕重欲皆殺之使者至吉閉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宣帝與巫蠱之難而獲養於丙吉猶周宣與弃亂之難而獲養於召公卒之二臣皆高貴永世而令名無窮觀曹馬之篡歟滅劉君而旋即白滅者得失何如也使者不得入還以聞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曾孫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及昌邑王廢霍光與張

師何以無諫書

式以三百五篇諫

霍光太節可知

霍問霍光武帝奉拳於託孤親其擁昭立宣則光之大節可知矣然惜其不先誡昭立宣而昌邑之爲人率然立之也則光不學無術不能知人之過耳觀目擊乎何如能不書昌邑有罪則光之心何以自白於天下後世乎○樂按光不知人之帝嚴之後諸侯廢弒立宣一也

張南軒曰霍光天資重厚故可以當大事而其所以失則由於不學之故也後之儒生如班固輩蓋知以不學病光矣然使當小利害當如毫髮無不喪其所守望其如光凜然當大事屹如山嶽其可得哉予謂人才如光輩學者要當觀其大節先取其所長而後議其所蔽反身而察焉則庶幾爲著德

陳潛室曰周勃霍光在漢均有擁立之功優劣如何之要不然所論雖高亦爲虛言而已矣

霍問周勃當知霍光仗忠義舉動光明平勃仗智術蹤跡曖昧

廢立非國家得已也以光之忠未敢斥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者治繫無輕重欲皆殺之使者至吉閉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宣帝與巫蠱之難而獲養於丙吉猶周宣與弃亂之難而獲養於召公卒之二臣皆高貴永世而令名無窮觀曹馬之篡歟滅劉君而旋即白滅者得失何如也使者不得入還以聞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曾孫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及昌邑王廢霍光與張

丙吉奏記霍光

丙吉閉門不納

丙吉養曾孫

長安獄中有天子氣

七月迎武帝曾孫病已入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初衛太子納史良娣生子進號史皇孫稱之曰史皇孫納王夫人生子病已病已遭巫蠱難而多病若故名病號皇皇曾孫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已欲逮捕也後改名詢妻妾男女皆遇害獨皇曾孫在亦坐收繫獄丙吉受詔治巫蠱獄吉心知太子無事重哀皇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令乳養望氣者

霍光稱其知人

霍光忠厚之心

長安獄中有天子氣

詳訂世史類編卷之九　十一代編　漢昭帝　八　毓秀齋重鐫

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武帝曾孫名病已者至今十八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定大策光與丞相敞上奏曰武帝曾孫病已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皇太后詔曰可迎曾孫即皇帝位武帝汲惡姬致戾太子死於巫蠱今宣帝以戾之冢孫而嗣漢之天下則亦可以伸乃祖之冤此天道也爲君父者可以懲矣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發明昌邑之立書光承太后詔其廢也書光率群臣奉太后至宣帝之立則直書迎入即位而不書奏太后何哉蓋昌邑有不君之罪既立之而又廢之僅以奉承宗廟故不嫌於自書迎立也夫光以不學武人而所立若此猶曰書之名正言順不特見光臣矣至宣帝則見以奉承宗廟故不上承太后之命則光爲專輒不有托孤之節而武帝知人之明亦爲不可及矣

丘嬰山曰嗚呼延年此奏凜凜然如秋霜烈日作史者謂其奏雖讀之者猶覺其右日生氣吕涵謙曰大哉延年之奏自與齊之後一人而已信夫○樂按延年於宣帝朝爵祭亥以酷烈有名伯之號卒爲府丞義所計坐然謗不道棄市雖比夷齊也

廢立非國家得已

廢立非國家得已也以光之忠未敢斥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者治繫無輕重欲皆殺之使者至吉閉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宣帝與巫蠱之難而獲養於丙吉猶周宣與弃亂之難而獲養於召公卒之二臣皆高貴永世而令名無窮觀曹馬之篡歟滅劉君而旋即白滅者得失何如也使者不得入還以聞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曾孫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及昌邑王廢霍光與張

丙吉奏記霍光

廢立非國家得已也以光之忠未敢斥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者治繫無輕重欲皆殺之使者至吉閉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宣帝與巫蠱之難而獲養於丙吉猶周宣與弃亂之難而獲養於召公卒之二臣皆高貴永世而令名無窮觀曹馬之篡歟滅劉君而旋即白滅者得失何如也使者不得入還以聞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曾孫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及昌邑王廢霍光與張

七月迎武帝曾孫病已入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初衛太子納史良娣生子進號史皇孫稱之曰史皇孫納王夫人生子病已病已遭巫蠱難而多病若故名病號皇皇曾孫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已欲逮捕也後改名詢妻妾男女皆遇害獨皇曾孫在亦坐收繫獄丙吉受詔治巫蠱獄吉心知太子無事重哀皇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令乳養望氣者

霍光稱其知人

霍光忠厚之心

長安獄中有天子氣

趙雲龍曰光事武帝輔孝昭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特有忠厚有餘而智慮不足當時會議群臣立賀是暗於知人也然田延年一言即數其罪而廢之內王吉之言即迎孝宣而立之可見其忠厚之心矣

[表]之[義]一人主師當[然]宰相[詔]宋微時故霍光不對許廣漢

承相敞卒以蔡義爲丞相年八十餘貌似老嫗義以明經給事大將軍幕府昭帝召見說詩擢光祿大夫數歲爲丞相議者謂光置宰相用可專制者光曰以爲人主師當爲宰相何謂云云猶言何故如此說也○十一月立皇后許氏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謂知求故劍意白立許倢伃爲皇后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遭刑之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爲昌成君

[胡致堂曰]宣帝已娶許氏既登大寶則天下母也公卿乃心爲光女不迎理乎光雖未言而意其然也以其不封許廣漢則知其慍許后之立矣妻雖邪謀蓋孽於此此霍氏所以覆宗也

中宗孝宣皇帝　初諱病已更名詢戾太子據之孫史皇孫之子武帝曾孫也昭帝無嗣大臣廢昌邑王賀而立之在位二十五歲崩壽四十二葬杜陵按謚法聖善周聞曰宣○帝信賞必罰吏稱民安可謂中興侔德商周然用宦官恭顯任外戚許史殺趙益蘇楊刑名繩下德教不純漢家之元氣索矣末年以王賀女配太子遂基王莽之禍傳五十六年而中絕惜哉

[霍光錄政不受]

戊申本始元年春大將軍光請歸政不受書請何光僞恭也歸政歸耳何請爲自是六年無聞爲光之心可知矣故書請議之詔有司論定策安宗廟功大將軍光等皆益封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光黨親連體根據朝廷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爲中郎將屯奉車都尉侍中須胡越兵兩次屯爲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婿外孫皆秉朝一請爲諸曹大夫騎都及昌邑王廢光權益重每朝見上虛己斂容禮下之已甚給事中

[胡致堂曰]霍光當昭帝幼冲受顧託之重未敢去位尚有說也孝宣壯長興自閭閻爰知小人之依其能君也審矣光雖稽首歸政實未肯去則何說哉又使事先白已然後奏御是君臣易道凡有不便於已必告於君者皆不得達則上逮國客權姑勢使人主蓄怒朝臣積怨光而未死亦且不能免也嗟乎苟聞伊尹寵利之戒於上謙讓不受之時誠懇力辭歸守博陸子弟親黨悉令補外則帝之眷顧將十世是宜安衣冠溺盈溢自取頤霍之禍哉

[詳宮能宅]

[鳳集膠]

[方正學曰]霍光立昌邑不審而廢之天下見其所爲蓋已側目觀光矣非特六下之人吾意中宗未立之時亦疑光矣不待參乘而後疑也光當中宗初立社稷宗廟既有所主即力辭夫不許則宜斷朝政不與庶可少舒中宗之猜而息衆庶之怨則不然歸政不受肆然而安至於身死而後已且當昭帝之初即有上官之變非昭帝之明光之誅其得免乎在執政未久之時且若此更廢一主之後其生死予奪賞罰之際妄用者多矣使重有告於中宗光其可免乎故赤族之誅不在禹雲山謀逆之府而在光秉政之日中宗之疑不在許后之死而在乎廢昌邑之時聚戚族者非禹雲山也光也光之得罪于天非廢立也僭特天下之大柄也

[漢初公議猶]

[鳳集膠]

四月鳳凰集膠東赦多收田租賦書法光嘗祠鳳凰矣今而鳳凰集焉何帝世之多鳳凰哉至爲之赦昨誣矣○追謚戾太子戾夫人悼考悼后道園邑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議謚置園邑有司奏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爲孝昭皇帝後承祖宗之祀親謚宜曰悼考曰悼后故皇太子謚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漢初公議猶[漢法]有司請謚太子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漢初公議猶漢法也自帝始尊私親其初猶曰考曰后而已未幾而尊曰皇帝焉自○召黃霸爲廷尉正初上官桀與霍光爭權是以後無不皇者矣

[黃霸]爲[廷尉]和

[詔]據漢以黃霸爲廷尉正詔

光既誅桀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群下痛切也繩治也如繩約物然不使跌宕也由是俗吏皆尚嚴酷以爲能而河南太守丞黃霸獨用寬和爲名上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迫聞霸持法平乃召爲廷尉正正長官也數決疑獄廷中稱平廷尉之中稱其持法輕重適中

[春秋以功過]非田子賓[大事]不成

[田子賓]字[大]士[袁]盎[劉]安[我主今]病[特]孝武功德茂盛

己酉二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昭帝之喪大司農僦民車延年益增僦直盜取錢三十萬爲怨家所告御史大夫田廣明訊杜延年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延年之言大事不成今縣官出三十萬自乞之何哉願以愚言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光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因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廣明使人語延年延年曰辛冤我耳何面目入牢獄遂自刎死○夏尊孝武皇帝廟爲世宗所幸郡國皆立廟詔曰孝武皇帝躬仁義厲威武功德茂盛而廟

詔書不可明人臣宜直言無諂

傳類獄中文書久繫無論不急

讀書將以致用

讀書不識字勝蒙識經道術良字

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群臣皆曰如詔獨夏侯勝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海內虛耗無度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旨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武帝廟為世宗廟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

史臣論曰程子云讀書將以致用也然古之讀書雖多而委諸無用若孔光張禹許敬宗權宗元名教不識字之譏則何貴於讀書耶子觀夏侯勝黃霸授受尚書而尚書之中具載乎堯治民舜事君之道勝也抗言武帝之失是事君而識鯁直守矣霸也獨用寬和為名是治民而識循良字矣讀書致用如二子者君子可亦深而出之

庚戌三年正月大將軍光妻顯弒皇后許氏霍顯邪謀光初不聞其事直書大將軍光妻若與聞之者何光始不知後乃知之儻能即時討賊發其事而正其罪然後屏棄待命猶可自免既知而不發則是與聞矣來免大惡之名得乎直筆書之非過貶也初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少女成君會許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疾顯謂衍曰將軍素愛成君欲奇貴之今皇后若投毒藥去之成君即為后矣事成富貴共之衍以藥毒后遂加煩藥用會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顯恐即具語光曰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衍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奏上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內其女入宮

[胡致堂曰]顯弒天下之母而光不發覺則是與聞乎弒矣欲免於霍光小心謹厚而許后之事不可為不知馬援戒諸子以口過而禍門乎劉奚稱流靜詳審乃至於此富貴生不仁可不戒哉○問衆疑之稱乃曰過所致二人編在小學無亦取其一節即朱子曰承對承非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為己師法正不當如此論○駁按金日磾於戴宮人之子則立誅之而霍光於弒皇后之妻則容隱一人眾其二節之霍之滅宗宜不若金之永世矣

冬匈奴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會天大雨雪人畜凍死還者不能

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桓先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破東胡餘衆遁保烏桓山因是號焉烏孫擊其西三國所殺數萬級其後漢出騎兵三道並入擊虜得數千人還匈奴大虛弱而邊境少事矣○以趙充國為[趙充國漢]許州太守趙廣漢為京兆尹[今河南]今陝西西安府尹官名又顏川俗[顏川]豪桀相朋富廣漢為鉅筩[鉅音頃若今盛錢載瓶為小孔可入而不可出也筩音同斷竹也如今官受書事筩]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訐於是姦黨散落盜賊不得發尤善為鉤鉅[鉤致也鉅距如鉤鉤之有距不之則嘔吐之用逆使人入其術中而不能出以鉤索其隱情也]以得事情閭里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刼人坐語未訖廣漢使使捕治具服其發姦擿伏如神[發謂動發之也姦宄也擿挑也伏隱也謂為姦而隱匿者必為之擿也京兆發也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者傳以為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

[詔振濟問經學表賢]

辛亥四年三月立大將軍光女為皇后赦初許后起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及霍氏專權又弒許后而立其女以至昏微者見如此宜帝詔問經學舉賢良亦無效顯言其所以然者使宜帝恐懼改相字於前[胡致堂曰]地者妻道也臣道也靜而動陰盛而反常也不過為妻道不得臣道不寧之象耳是時郡國四十九同日地震山崩二郡壞祖宗廟恭霍氏專權又弒許后而立其女以至昏微者見如此宜帝詔問經學舉賢良亦無效顯言其所以然者使宜帝恐懼改相字於前[謂許字於宣帝之前見其真率也]上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嘗朝見而出外道語字為相字於宣帝之前見其真率也上以土上之語道與人上聞而讓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謂曰先生建正言無懲前事復為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年九十卒○五月鳳凰集北海

[謂許字於宣帝之前見其真率也]

壬子地節元年以于定國為廷尉定國乃迎師學春秋備弟子禮為

良方正詔氏立霍駕侍從益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而與許后時大懸絕矣○四月地震山崩二郡祭祖宗廟帝素服避殿詔問經學及舉賢良方正之士

[胡致堂曰]地者妻道也臣道也靜而動陰盛而反常也不過為妻道不得臣道不寧之象耳是時郡國四十九同日地震山崩二郡壞祖宗廟恭霍氏專權又弒許后而立其女以至昏微者見如此宜帝詔問經學舉賢良亦無效顯言其所以然者使宜帝恐懼改相字於前[謂許字於宣帝之前見其真率也]以夏侯勝為諫大夫黃霸為揚州刺史[初置刺史故書]上以地震釋勝霸而用之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無威儀或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前[謂許字於宣帝之前見其真率也]上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嘗朝見而出外道語字為相字於宣帝之前見其真率也上以土上之語道與人上聞而讓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謂曰先生建正言無懲前事復為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年九十卒○五月鳳凰集北海

壬子地節元年以于定國為廷尉定國乃迎師學春秋備弟子禮為

人謙恭雖卑賤皆與鈞禮其決獄平法務在哀愍寡罪疑從輕[延尉詔天下無冤民]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自以不冤[問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優劣何如]謂民受其化自然無冤枉也

史臣斷曰宣帝如百姓若更急迫以平法為尚而定國將順乎君心是之謂賢臣于公平反無獄雪東海孝婦之冤而定國善繼乎父志是之謂孝子

癸丑二年三月以霍禹為右將軍太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光辛初[光病車駕自臨問為之涕泣光上書謝恩願分國邑封兄孫山為列侯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光薨謚曰宣成賜葬具如乘輿制度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光薨其後世尊家業世世相傳為爵邑世世無有所與音預復除其賦役]

胡致堂曰權名臣而用天子之禮是宣帝過賜而霍氏受之無辭[全無益辭山等潛說之心宣帝有以啓之歟]楊何如名器不可以受人

四月以張安世為[太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魏相上封事曰聖王

[聖王德者無以爵賞方安世忠信謹厚國家重臣]宜顯明功臣以鎮藩國塞空大位以塞爭權車騎將軍安世忠信謹厚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乃拜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鳳凰集魯大赦[書鳳凰再為之赦而○以霍山為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加大焉帝之自欺甚矣]

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將軍也自相給事中而機事皆魏相奏封事]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得以燕見言之霍氏之權失矣上思報大將軍德乃封光兄孫山為樂平侯[今屬山西太原府]使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

魏相奏封事[奏奏皂囊封]叛故曰封事言春秋譏世卿[隱公三年尹氏卒其稱尹氏何譏世卿也世卿者父死子繼也禮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不當世為其秉政久黨羽成權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註云三世謂祖父王臣娶曰也內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禮不臣妻之父母閨內皆臣無娶道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妃惑之張卒生篡弒之禍故君子疾惡之]惡宋三世為大夫[年宋殺其君[僖三十五]]今光死子復為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婿據權勢任官驕奢放縱恐寖不測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於上其

[漢世國家重臣]

[漢世國家重臣]

[漢世國家重臣]

甲寅三年三月賜膠東相王成爵關內侯詔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勞來並去聲謂慰勉而招延流民自占八萬餘口占去聲隱度戶口來附本業曰自占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賜其爵而秩中二千石二千石中藩也漢制九卿以上秩一歲滿二千斛中二千石祿月百八十斛未及徵用會病卒官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上計者奉上戶口錢穀之數也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僞自增加以蒙顯賞其後俗吏多爲虛名云按帝爲王成勞來不倦下詔賜爵而不知所賞者乃僞增戶口也且不特此越蓋鞭撻之不得其死弘恭石顯之委任非人所謂厲精爲治信賞必罰亦虛言爾

[胡致堂曰]甚哉爭之難乎核實也史稱宣帝有名實不相應者必綜核名實之政其流多矣夫所謂虛名者乃人臣蔽君上之姦術也實則聚歛而名曰理財用實則掊克而名曰抑豪并實則閉邊而名曰討不庭實則尚同而名曰一衆志移因於外舍而奏罔罔至水旱不以聞而稱大有年諫爭路絕而曰無事可言賢材盡廢則曰小人退聽人君樂其名而好之以之誇誦大平玩心燕安而不知天變實彰人心實離禍亂自此而起矣故爲天下國家者貴實則益隆虛則損自古不易之道也

[陳潛室曰]刑名術數之家各是執一實以御百虛老蘇所謂人服吾之識其一而不知吾之不識其九也宣帝殆用此術聞有受人欺處不害他大體也

詳訂世史類編卷之十　十一　代編　漢宣帝　十五　毓秀齋重鐫

執一實以御百虛

識一不識九

宣帝不害大體

四月立子奭爲皇太子霍顯聞立太子怒不食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爲王耶復教后毒太子數召賜食保阿保護阿傅太子之人吾之識其一而不知吾之不識其九也宣帝殆用此術聞有受人欺處不害他大體也

[胡致堂曰]甚哉爭之難乎核實也史稱宣帝有名實不相應者必綜核名實之政其流多矣夫所謂虛名者乃人臣蔽君上之姦術也實則聚歛而名曰理財用實則掊克而名曰抑豪并實則閉邊而名曰討不庭實則尚同而名曰一衆志移因於外舍而奏罔罔至水旱不以聞而稱大有年諫爭路絕而曰無事可言賢材盡廢則曰小人退聽人君樂其名而好之以之誇誦大平玩心燕安而不知天變實彰人心實離禍亂自此而起矣故爲天下國家者

[陳潛室曰]刑名術數之家各是執一實以御百虛老蘇所謂人服吾之識其一而不知吾之不識其九也宣帝殆用此術聞有受人欺處不害他大體也

詳訂世史類編卷之十　十一　代編　漢宣帝　十五　毓秀齋重鐫

宣帝遇人遜

丞相致仕自賢始

武帝之世宰相往往誅死賢首致仕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安車駟馬罷就第丞相致仕自賢始玄成乃其子也嗣爲侯

[丁南湖曰]丞相致仕不足異曷獨異賢也自高祖至武帝丞相多不保是故異之一以嘉孝宣之優禮二以善常賢之恬退也

致仕自賢始玄成乃其子也嗣爲侯

六月以魏相爲丞相丙吉爲御史大夫全大臣之意至於丙魏輔政並書於冊則帝之用人又可觀矣

[明帝賢老而謝事]是見保全大臣之意丙魏輔政並書於冊則帝之用人可觀

[丁南湖曰]丞相致仕不足異曷獨異賢也自高祖至武帝丞相多不保是故異之一以嘉孝宣之優禮二以善常賢之恬退也

[明帝賢老而謝事]是見保全大臣之意丙魏輔政並書於冊則帝之用人可觀

父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護太子家上以

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官屬已備復使舜護太子家示弱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諫愛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嚴重○京師大雨雹大行丞蕭望之上疏言陛下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危公室惟陛下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才爲腹心與參政謀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則庶事理矣上素聞望之名拜爲諫者○以張安世爲衛將軍諸軍皆屬以霍禹爲大司馬龍其屯兵特筆也霍氏驕侈縱橫上頗聞毒殺許后而未察乃徙光諸婿故其印綬諸領羽林漢之羽林蓋武帝取天下危亡而及雨宮衛將屯丘悉易以所親許史子弟代之羽林之義以名軍衛也及雨宮衛將屯丘悉易以所親許史子弟代之羽林之義以名軍衛也許史子弟代之羽林之義以名軍衛也許史子弟代之羽林之義以名軍衛也○初孝武之世徵發煩數百姓貧耗貧民犯法姦軌不勝於是使張湯趙禹之屬

詳訂世史類編卷之十　十二　代編　漢宣帝　十六　毓秀齋重鐫

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人有犯法或見或知而不舉告爲故縱而所監臨部主亦有罪并坐也緩深故之罪[胡致堂曰]人有罪者告寬緩之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比例之況禁網滋密也密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几閣無文書盈於几閣

[胡致堂曰]人有罪者告寬緩之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比例之況禁網滋密也密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几閣無

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駁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爲市詐之吏旁緣弄法受財若市賈交易所欲活則傅讀作生議所欲陷則子死比與死例比況附比況議者咸冤傷之廷尉史路溫舒上書曰臣聞秦有十失謂一羞文學二好武勇三賤仁義四貴獄吏五罪誹謗六禁妖言七盛服先王不用於世八忠良切言皆讎於胸九喜虛譽十蒙實禍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陵與驅同以刻爲明言上而朝廷下而郡縣上而官長下而僚屬皆相陵迫以苛刻從事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太平之未治凡以此也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畫地爲獄戶難知非深文且獄議而不入刻木爲吏期

[胡致堂曰]人有罪者告寬緩之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比例之況禁網滋密也密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几閣無文書盈於几閣

[胡致堂曰]人有罪者告寬緩之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比例之況禁網滋密也密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几閣無

[胡致堂曰]人有罪者告寬緩之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比例之況禁網滋密也密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几閣無

[胡致堂曰]人有罪者告寬緩之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比例之況禁網滋密也密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几閣無

[胡致堂曰]人有罪者告寬緩之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比例之況禁網滋密也密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几閣無

[胡致堂曰]人有罪者告寬緩之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比例之況禁網滋密也密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几閣無

[胡致堂曰]人有罪者告寬緩之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比例之況禁網滋密也密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几閣無

[胡致堂曰]人有罪者告寬緩之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比例之況禁網滋密也密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几閣無

[胡致堂曰]人有罪者告寬緩之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比例之況禁網滋密也密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几閣無

[胡致堂曰]人有罪者告寬緩之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比例之況禁網滋密也密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几閣無

[胡致堂曰]人有罪者告寬緩之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比例之況禁網滋密也密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几閣無

[胡致堂曰]人有罪者告寬緩之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比例之況禁網滋密也密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几閣無

[胡致堂曰]人有罪者告寬緩之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比例之況禁網滋密也密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几閣無

[胡致堂曰]人有罪者告寬緩之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比例之況禁網滋密也密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几閣無

[胡致堂曰]人有罪者告寬緩之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比例之況禁網滋密也密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几閣無

[胡致堂曰]人有罪者告寬緩之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比例之況禁網滋密也密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几閣無

[胡致堂曰]人有罪者告寬緩之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比例之況禁網滋密也密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几閣無

[胡致堂曰]人有罪者告寬緩之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比例之況禁網滋密也密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几閣無

[胡致堂曰]人有罪者告寬緩之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比例之況禁網滋密也密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几閣無

[胡致堂曰]人有罪者告寬緩之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比例之況禁網滋密也密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几閣無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illegible]不[illegible]吏大臣[illegible]吏且期望而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唯陛下[illegible]

[illegible]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上善其言

[illegible]南湖曰溫舒自少牧羊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因受表刑一書功氏贊其敏而急篤者也此書既聽於君身名並顯厥子及孫皆至牧守大官故曰仁者有後信哉

[illegible]溫舒[illegible]

十二月詔曰聞者吏用巧法文深使不辜受戮朕甚傷之今遣廷尉史與郡鞫獄鞫音菊推窮也任輕祿薄其為置廷尉平平言病平其不平也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每至秋後請讞讞魚列反議罪順殺也時上嘗幸宣室齋居而決事帝知獄事乃死生所係不敢輕也齋居則心清而慮專獨理明而情篤易見獄刑號為平矣[illegible]

[illegible]太守[illegible]昌上疏言今明主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法網不若刪定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illegible]矣

[illegible]宣帝[illegible]廷尉平[illegible]刪定律令[illegible]

乙卯四年七月霍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謀廢天子事覺雲山自殺禹受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皇后霍氏廢處昭臺宮初霍氏著侯茂陵故城在西安府興平縣東北徐生即徐福上疏言宜以時抑制其後霍氏誅滅而告者皆封告霍氏反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為主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更平直而火勢慢徙薪不者不猶且有火患主人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羊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行列也救火而彼燒焚者坐于上列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向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無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illegible]徐福不[illegible]恩賜焦頭爛額為上客[illegible]主人乃悟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乃賜福帛十疋後遷為郎掌守門戶帝初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驂乘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必一人處右以備傾側或車則日車右餘曰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芒草端尖銳刺刺棘刺在背畏之也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誅故俗傳霍氏之禍始於驂乘霍氏之禍始於驂乘霍光任漢室之寄周公阿衡何以知此然光不學古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為后進溢盈溢之欲以增顏覆之禍死獲三年宗族誅夷哀哉

[illegible]霍光不學古術[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太守

治亂民猶治亂絲

縣遠渤海持田器者為良民

詔書刺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史諸持鉏鉤田器者鉏或作鋤鉤鐮也皆為良民

遂以手而持鉏鉤

散棄其兵繇而持鉏鉤於是悉平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遂星夜行郡中皆平之須臾獄訟息至見入為水衡都尉

蜀制買牛何為帶牛佩犢

園間襲逆治渤海而盜賊悉平果何術歟

來循行郡中皆平之須臾獄訟息至見入為水衡都尉

丙辰元鼎元年五月為皇考祠後言掉園宜立寢廟

詳訂世史類編卷之十　十九　漢宣帝　毓秀齋重鐫

漢宣帝

漢宣帝

漢宣帝

為大夫[illegible]不可得而免也橋其輦而改其書法則功罪見矣

[illegible]曰汲長孺矯制開倉發而賑貧民[illegible]命也馮奉世矯制破羌事而紹曰忽其權重民[illegible]

丁巳二年三月立使侯王氏為皇后上欲立皇后微艾霍氏欲字皇太子乃選後宮無子而謹愼者立長陵王使侯為皇后令毋養太子○五月詔二千石察其官屬治獄不平者郡國被疾疫者毋出今年租詔曰獄者萬民之命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所殺亂端深淺不平增辭飾失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亡由知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其入或擅興徭役饒廚傳稱過使客[illegible]之以循[illegible]疏[illegible]以取名譽譽猶賤[illegible]冰以待白日皇不給武天下[illegible]疾使之災其令被災甚者毋[illegible]今年租賦○匈奴致遠兵擊車師田[illegible]大臣皆以車師地肥美國[illegible]可[illegible]鄭吉將渠犂田卒役之為匈奴所圍上與趙充國等議欲因

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諫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illegible]不敢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諫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illegible]

勝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怒兵兵忿者敗[illegible]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敗[illegible]特國家之大務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illegible]騎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未有犯於邊境今聞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三人此非小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illegible]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上從相言乃詔鄭吉吏士還屯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illegible]匈奴憂車師田者自常情觀之與兵誅討可也魏相深見遠謀[illegible]止之者詔鄭吉還屯渠犂則最兵保民之美可勝既哉未幾匈奴衰弱終於臣服焉車師之地[illegible]

[illegible]相[illegible]見遠謀

[illegible]兵保民之美[illegible]相止無名之師[illegible]

[illegible]朝致堂曰魏相此疏止無名之師弭連兵之禍恐傷陰陽之和以此疏[illegible]國之遠略

生靈塗炭之憂軌經國遠略宰相能事其尤可服者不隱風俗薄惡者猶以喝難也而相不自欺嗚呼嘻矣哉

[illegible]魏相條漢使宜[illegible]

[illegible]郡國[illegible]及休告[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之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有陰德者必享其祿今吉未獲報非死疾也異歟

胡致堂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者君子之美行也宣帝之報[illegible]及諸管有功者皆矣然即位至此十有二年矣不太晚乎實光年始賞保專定策之功尉數寵榮盡歸其家他人雖有無視舊勞雖致出[illegible]護之功與尋又即位歷三時始修代來之功何如[illegible]侍左右帝自志其顏貌所以遂淡也歟雖然方之孝文踐祚歷二時之久始修代來功亦可以無愧矣淺夫薄子於人主曾無犬馬之勞爲踐之奉尚欲因緣攀附以希冒貴顯不曉曉自明淮恐其族之弗及也其視丙吉爲何如人耶

張安世以爲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安世謹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絕弗復與通有即功高不謝自言安世安世應曰君之功高人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

[illegible]少游以爲[illegible]臣愚謂其論太刻蓋安世固謹慎然亦驚乎

[illegible]安世遷之賢臣二[illegible]遷[illegible]請老果何[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言聖主貴以禮讓爲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衛門之一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帝高其節以爲河南太守（辛氏以有罪繫獄則爲賢後嗣爵者非玄成而誰也然以矯令非賢意陽狂不應召其節有足嘉者漢一延公卿從而劾奏之則非矣猶幸帝之見原也）

庚申神爵元年（前年神爵集長樂宮今歲改元）正月上始行幸甘泉郊泰畤（甘泉宮處曰畤漢武帝元鼎中立泰畤於甘泉宮是爲泰畤也）幸河東（今改山西平陽府蒲州）祠后土頗修武帝故事謹齋祀之禮以方士言增置神祠聞益州有金馬碧鷄之神可醮祭而致（金形如馬碧形似鷄其於是遣諫大夫蜀郡王褒使持節求之（書法蓋遣諫大夫何病帝也雖病帝也亦病褒也褒能能諫而遣之則於褒乎何病以方士言增置神祠帝之惑也而諫大夫何難焉不能諫則亦已矣而又爲之持節求之以是爲不職故病之也○樂按褒作聖主得賢臣頌亦能規諫未可盡少之也）

（尹遂昌曰祠祀神仙武帝之遺舉也孝宣中興期爲踵而行之然郊泰畤列后土當有可議者至遣諫大夫而求金馬碧鷄之神則

求非所求失尤甚矣）

初上聞褒有俊才召見使作聖主得賢臣頌其詞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有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効衆故巧冶鑄干將（劍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王良執靶（王良晉之善御者執轡也）韓哀附輿（哀亦古之善御者附以輔其車）周流八極（淮南子曰八紘萬里一息人馬相得也服絺綌之涼若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煖（音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者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所以易海內也故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雖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遇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說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

（知之者有賢明之臣）

有賢明之臣虎嘯而風列（音烈寒也）龍興而致雲（聽蹄俟秋蛰（古賢人得時而仕也聽蹄似蹄而小浮蹄出以陰蹄音浮由狀似蛙蛙蹄明九月在堂故曰俟秋蛰蹄出以陰蹄出有時故曰出以陰）明在朝稷禼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後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懼然交析（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羣乎如馮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休徵自至壽考無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姓錢名鏗至殷高宗時已七百餘歲也）京兆尹張敞亦上疏諫曰願明主時志車馬之好斥遠方士之虛語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與也上由是悉罷尚方待詔初趙廣漢死後爲京兆尹者皆不稱職惟敞能繼其迹其方畧耳目不及廣漢然頗以經術儒雅文之○諫大夫王吉謝病歸（謝言遣諫大夫諫病歸耳其爲中興之業多矣之神已失其職此上頗修飾宮室車服外戚許史王氏貴寵王吉上疏曰陛下惟思時務將興太

（明子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與）（褒能能諫而遣之則於褒乎何病）（廣漢之迹康大夫王吉說病歸王吉疏論本末）

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期會程限也簿書即簿籍文書也）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教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頌之失則天下咸言之故宜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己也所使所以宣德也此其本也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臣願陛下與公卿大臣延今儒士述舊禮明王制殿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上以其言爲迂闊不甚寵異也吉以病歸（謝病固有之矣然以諫大夫而去國則人主好言之意可知矣）皆克舉言責矣然有言責者一不得其言則去吉也能去褒也不能去二人之優劣不可見乎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聖主獨行於深宮）（一世躋之仁壽之域）（言責者何如）（下南湖曰王褒王吉皆諫大夫也褒有聖主賢臣頌吉有政事疏）

先零（西羌種名）楊玉與諸羌刼畧小種皆背畔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之使內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復問將軍受羌何如（何如百聞不如一見）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遠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金城今陝西臨洮府蘭縣圖上方畧謂圖）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虜數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倦不可馳逐而此皆驍騎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今軍士）勿擊充國常以遠斥堠（遠斥堠度地險望也所以伺候賊盜也）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勞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虜數挑戰充國欲以威信招降羌開（擊作羌開各）及刼畧者解散虜謀徼其疲劇乃擊之酒泉（郡名今陝西）太守辛武賢（肅州衛是）奏以七月出兵擊羌開充國以為先零首為叛逆刼畧他種請赦羌開討先零擇良吏拊循和輯羌開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也上欲誅

（充國先計而後戰）（擊虜以殄滅為期）（全師保勝安邊之策）

羌開充國上疏曰先零為寇羌開未有犯乃稱有罪誅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計也臣愚以為先誅先零則羌開之屬不煩兵而服矣聖書報從充國討馬後羌開竟不煩兵而下上詔進擊先零時寇略者萬餘人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遂上屯田奏曰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縣東至浩亹）（浩音告亹音門浩水名亹者兩岸深若門焉）羌虜於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臣願罷騎兵留步兵萬三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在我為要）（虜國羌種也）（帝王之兵不全取勝帝王貴謀而賤戰）（擊虜以殄滅為期）（充國保邊之計）（一推兩害）（一武編　漢宣帝）

在彼為害浚溝渠人二十（古制字謂人）（出營田也）省大費帝報曰即如將軍計虜當何時伏誅充國上疏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計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一言因田致教成德並行二言據虜肥饒兵以省大費五言令士卒循河湟漕穀示羌威武六言以閒戰積治邪亭充入金城七言不出兵坐得必勝之理八言無經阻遠先傷之害九言不損威重羌難乘間十言無警動罕開使生他變十一言治隴陝中道橋以制西域十二言息徭役以戒不虞十復問一言治隴陝中道橋以制西域十二言息徭役以戒不虞

（不戰百勝之策）（兵以多勝少矣）（漢將當以充國為敢規模與光明消上之邪何以味敵為宜）（兆尹仁義在教化之所勸）

何以報曰將軍獨不計虜間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殺畧人民將何以止之充國復奏曰臣聞兵以討為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乘畔還者不絕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蓋還在來春不戰而自破之策也奏每上輒下公卿議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軍數畫軍冊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留屯田

（漢將當以充國為敢規模與光明消上之邪何以味敵為宜）（兆尹仁義在教化之所勸）

（張甫剌曰漢將誠當以可動之計其規模與光明消上之邪何異也孔明用充國故事耳）

以張敞為京兆尹初敞為山陰太守時膠東盜賊起敞自請治之拜膠東相明設購賞聽相輒殺國中遂平後尹京兆敵求得偷盜西長數人召見責問令至諸陵自贖由是市無偷盜會西羌反起敵以羌虜雖破民無餘積請入穀邊郡贖罪蓋公之等議以為

（四夷最充國留屯十二事持久而為不可動之計其規模與光明消上之邪何異也孔明用充國故事耳）

（奏罪不在義利）

民面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勸善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不勝好義也然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不勝好利也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令民以粟贖罪是貧富異利而法不一也故議遂寢

（辛國振旅而還）（道民不可不慎）

辛酉二年五月趙充國振旅而還（書法書振旅而還師也）充國奏言羌虜降請罷屯田奏可充國振旅還師所語浩星賜迎說曰衆人皆以辛武賢計延壽二將出擊虜以破坐然有識者以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上宜歸功於二將如此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充國復為後將軍秋羌若零等共斬楊玉首帥四千餘人降漢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漢明帝時書罷兵）

（辛國振旅而還）（道民不可不慎）（書法書振旅而還師也）（充國日陳伐羌之狀兵法謂之大事）（大事當為後法）（充國忠以意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